

解说疾病  
的  
人

Interpreter  
of  
Diseases

Jhumpa Lahiri

[美] 裘帕·拉希莉 著

卢肖慧 吴冰青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Jhumpa Lahiri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 解说疾病的人



[美] 裘帕·拉希莉 著

卢肖慧 吴冰青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By Jhumpa Lahiri

Copyright © 1999 by Jhumpa Lahir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说疾病的人 / (美) 裘帕·拉希莉著；卢肖慧，吴冰青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598-0159-3

I. ①解… II. ①裘… ②卢… ③吴… III.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920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策划编辑：雷 韵

特约编辑：龚 琦

责任编辑：雷 韵

封面插图：Moeder Lin

封面设计：山川 @ Gabryl Duke Workshop

内文制作：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8.25 字数：131千字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父母和妹妹

## 目 录

- 停电时分 / 1
- 柏哲达先生来搭伙 / 29
- 解说疾病的人 / 55
- 真正的门房 / 89
- 性感 / 107
- 森夫人 / 143
- 福佑之宅 / 175
- 比比·哈尔达的治疗 / 203
- 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 / 223

## 停电时分

通知上说，从晚上八点开始，接连五天，每天停电一小时。不过是暂时的。最近一次的暴风雪刮断了电缆，修理工打算趁这几晚天气晴暖把它修好。停电影响的只有这条小街上的住家，这是一条两边种了树的安静小街，从这条街走出去不远，有几间砖砌门面的店铺和一个电车站，修芭与苏库玛在此已住了三年。

“他们还不错，通知了我们。”修芭大声念着通知，与其说是念给苏库玛听，不如说是念给自己听，念完，无奈说道。鼓囊囊塞满文件的皮挎包从修芭肩上滑落下来，她就势将它留在了过道上，自己走进厨房。修芭穿着灰运动裤，白球鞋，外面罩了件海军蓝府绸风衣，她三十三岁，模样恰似她曾声称决不

愿成为的那种女人。

她刚从健身房回来，口红只在嘴唇外沿还可见些许莓红色，眼线在下眼睑残留着炭黑斑驳的点子。苏库玛心想，以前，她有时也会这副模样。那是一夜聚会或是酒吧兴尽之后，她懒得卸妆梳洗，等不及扑进他的怀抱，到了早晨便这副样子了。修芭看也不看顺手就把一叠信扔在桌上，双眼盯着另一只手上的通知，“可是，这种事情他们应该在白天做才对。”

“你指我在家的时候。”苏库玛说。他拿过玻璃盖，盖住一锅正煨着的羊肉，仔细留开一条细缝，细到恰好让一缕蒸汽冒出来。一月份以来，他一直在家工作，忙着他那篇关于印度农民暴动的博士论文的收尾部分。“什么时候开始维修？”

“说是三月十九日。今天是不是十九日？”修芭走近挂在冰箱边的软木板，空空的板上只钉着一本威廉·莫里斯墙纸图案的挂历。她凑过去瞧挂历，像是第一回见到似的，细看上半部分的墙纸图案，然后目光移向下面一格格的日期。挂历是朋友寄给他俩的圣诞礼物。可这年圣诞，修芭和苏库玛草草打发了。

“就是今天，”修芭宣布，“对了，别忘记下星期五你要去看牙医。”

苏库玛舌头在齿尖舔了一圈，他早晨忘刷牙了。这已不是

头一回。他今天没有出过门槛一步，前一天也没有。修芭越来越长时间待在外面，越来越频繁地加班加点，越来越起劲地揽来额外项目，而苏库玛则越来越喜欢窝在家里，足不出户，连取信、去车站边的杂货铺买水果和酒都懒得动了。

六个月之前，也就是去年九月，修芭早产，比预产期提前了整整三个星期，而苏库玛那时正在巴尔的摩市参加学术会议。他本不打算参加，她却执意催他去，因为他第二年要毕业找工作了，熟悉圈里人很关键。修芭安慰苏库玛说她有他旅馆电话、会议日程安排和飞机班次，而且她已和朋友吉莉安讲妥，万一有紧急情况，吉莉安会开车送她去医院。计程车开离家门口去机场的那天早晨，修芭穿一身孕妇袍，一条手臂搁在隆起的、好像生来就属于她身体一部分的腹部，站在家门口向他挥手道别。

每每想起那个时刻，他最后一次见到修芭隆着大腹的时刻，苏库玛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那辆计程车了，一辆小客车，红色车身，漆着蓝字。比起他们自己的车，车内显得空大。尽管苏库玛身高六英尺，一双手大得揣在牛仔裤兜里都局促，可那会儿他坐在后座上忽然觉得矮了一截。计程车沿灯塔街行驶时，他憧憬着有朝一日他和修芭也许需要添置自己的小客车，接



送孩子们上音乐课、看牙医。他想象自己手握方向盘，修芭转身递给孩子们盒装饮料。这些为人父母的情景曾烦扰过苏库玛，给三十五岁却依然是一介学子的他平添几分愁绪。然而在那个初秋早晨，树木流金，他第一次为那些情景欣悦、陶醉了。

一名工作人员从那几间一模一样的会议室里找到了他，递过一张方硬纸卡。上面只写着个电话号码。但苏库玛明白，是医院。等他赶回波士顿，一切都已结束。婴儿出生时就死了。在一间隔离的病室里，修芭躺在床上沉睡。位于医院一翼的这间病室，小得几乎连站在她床边的空间都没有；在医院组织的未来父母参观巡视时，他们并未来过这里。她的胎盘早剥，只得剖腹，还是没赶得及……医生解释说这类事情确实会发生。他尽可能以公事公办的友善对那些医生报以一笑。修芭过几个星期就可以下地走动，将来再想怀孕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些日子，修芭总是在苏库玛醒来之前就离家上班了。苏库玛睁开双眼，看见她落在枕上的几丝长黑发，他开始想她，她此刻该坐在城区的办公室，一身套裙，开始喝第三杯咖啡了吧；修芭是校对，用彩色铅笔在教科书上捉错别字，圈圈点点做记号；那些记号的意思修芭曾向他解释过一回。她自告奋勇说，一旦他的论文脱稿，她肯定帮他校对。苏库玛羡慕她那工作的

具体明确，不像他的专业太捕捉不定、难以把握。他是个才情平平的学生，死记硬背颇有一功，但缺乏好奇心。去年九月之前，即使谈不上卖命，他也可算得十分勤奋，整天忙于作章节小结，在黄色拍纸簿上罗列论点。可眼下，他懒在床上百无聊赖，眼睛直愣愣瞪着他这一侧的壁橱，修芭总留着壁橱门半开着，他的目光就停留在那个学期不必再挑着穿去上课的一溜粗花呢外套和灯芯绒长裤上。婴儿死后，因为已经开学，推辞教学任务已经太迟。不过他的导师也作了安排，所以整个春季学期都没给苏库玛派工作，由他自行安排。苏库玛在研究生院已经待了六年。“春季学期加上夏季会对你大有帮助。加把劲儿，”导师曾这么说，“九月份你该能搞定这些事。”

可没什么能让苏库玛“加把劲儿”的。相反，他想到自己和修芭越来越“加把劲儿”地相互回避了，在这栋三卧的住宅里，他们尽可能各据一层楼，互不干涉。他想着自己是如何不再期待周末的到来，她和她的彩色笔以及文件们一连数小时窝在沙发里，因此他怕在自己的家里放音乐都会显得鲁莽。他想，有些偶然的情况下，他们临睡前还会对对方的身体产生渴望，那时她望着他的眼睛，微笑着，呢喃他的名字；那是多么久远以前的事啊。

刚开始时，他相信那些问题都会风流云散，他和修芭能挺过去。她才三十三岁。她很坚强，又站起来了。可这并没带来安慰。现在苏库玛总要磨蹭到午饭时间，才勉强从床上爬起，去楼下，用摆在厨台上的空杯倒一杯修芭在咖啡壶里留给他的咖啡。

\* \* \*

苏库玛用手拢起洋葱皮，扔进垃圾筒。洋葱皮轻轻飘落，覆盖在他从羊肉剔除下来的一条条脂肪上。他往水池里放水，浸洗菜刀和砧板，然后拿起半只柠檬沿自己指尖擦拭，去除蒜味，这是他从修芭那里学的招儿。七点半了，透过玻璃窗，他望见外面天空，看上去仿佛软塌塌的黑色沥青。人行道边还残留着高高低低的积雪，天其实已经很暖和了，出门都不必戴帽子手套。最后一次暴风雪差不多下了三英尺厚，整个星期，人们只得沿着狭窄的雪沟排成单列行走。这就是苏库玛整个星期闭门不出的借口。眼下雪沟融化，路面变宽，雪水顺着路沿往下水沟汨汨地流去。

“不到八点羊肉没法熟透，”苏库玛说，“咱们怕要摸黑吃饭了。”

“我们可以点蜡烛。”修芭提醒他。她松下白天一直盘在后颈的发髻，不解鞋带蹬掉了运动鞋。“我得赶在断电前洗个澡，”她说罢径直跑上楼去，“一会儿就下来。”

苏库玛替她把挎包和运动鞋挪到冰箱边。她以前不是这样。她总是把衣服挂在衣架上，运动鞋排进壁柜里，账单一来马上就付清。可现在她把家当成了旅馆。客厅里黄色印花包布的小沙发和蓝紫相间的土耳其地毯那么触目的搭配，她不再看不顺眼。宅子背后的室内阳台上，一只雪白兜儿摆在柳条摇椅上，兜里塞满花边，修芭曾经还打算用这些花边缝窗帘。

趁修芭洗澡，苏库玛走进楼下洗手间，他从洗脸池下的柜子里找到一把装在包装盒的新牙刷。廉价牙刷硬刺刺的毛扎破了他的牙龈，他把血吐在洗脸池里。铁筐子里有好几把这种备用牙刷，是修芭趁减价时买的，以备有客人临时打算在这里过夜。

这是她的脾性。她总是未雨绸缪，不管这“雨”是好还是坏。如果她看中喜欢的裙子或提包，就会成双地买。她在自己名下开了个银行账户，把公司的红包存进去。苏库玛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父亲故去后，他的母亲哀痛欲绝，撇下了苏

库玛从小长大的家，搬回加尔各答去了，留给苏库玛一摊残局收拾。而修芭却与他的母亲不同，他欣赏她这一点。她思考事情总有提前量，这让他意外。以前她操心采买时，食物柜里总会有几瓶橄榄油和玉米油存货，就看他们是做印度菜还是意大利菜。食物柜里堆满一盒盒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意大利通心粉，一袋袋拉锁封口的印度长米，从干草市场的穆斯林肉铺半斤半斤买来、再分割冷冻在无数个塑料袋中的羊肉。每隔一个星期的周六，他俩都会去干草市场迷魂阵似的货摊之间兜逛。后来苏库玛终于记住了哪个摊子是哪个。她买啊买，越买越多，看得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提着帆布袋子尾随她，她则在人群里推推搡搡，在早晨的阳光下跟那些还没长髭须、缺了牙的男孩们讨价还价，男孩们把朝鲜蓟、李子、老姜、薯类装进牛皮纸袋，拧上袋口过了秤，抛掷给她。她不介意被人群推来搡去，挺着大肚子也不在乎。她个子高挑，宽肩丰臀，产科医生说她天生是个生孩子的好身板。每次开车沿着查尔斯河转过弯打道回府，他们一致惊讶，竟买了这么多食物！

当然这些食物从来不会浪费。朋友们来访，修芭会做出看上去就知道要忙上大半天才摆得上台面的丰盛菜肴，她绝对看不上罐头食品之类的廉价货物，而只用她自己冷冻、装瓶的食

材，比如她用迷迭香腌制的辣椒，在星期天不断搅动一锅烧得滚烫的西红柿干梅子、熬煮出来的酸辣酱等等。她那些贴了标签的、齐齐排列在厨房柜架上的大口瓶，是无数封存的金塔宝藏，他们一致认为，吃到孙儿辈都绰绰有余。可他们现在早已吃空了。苏库玛日复一日地从他们的储备里挖取食物，量出一罐罐米，解冻一袋袋肉，做饭给两人吃。他每天下午都把她的菜谱翻阅一遍，遵从她用铅笔写下的指示：加两匙而不是一匙胡荽粉，宜用红扁豆不宜用黄扁豆。每道菜谱她都标注了年月日，那是他俩第一次吃这道菜的日子。四月二日，茴香炒花菜；一月十四日，黄葡萄杏仁鸡。苏库玛根本不记得吃过这些菜，可是它们白纸黑字斑斑在案，是她做校对的娟秀字迹。现在苏库玛喜欢上了做饭，做饭这件事让他感到有所成就。他知道，要不是因为他，修芭会吃碗麦片打发了晚饭。

今晚断电，他们非得一块儿吃不可了。连月来，他们分别直接从灶台上盛饭添菜。苏库玛端着盘子趑进书房，任饭菜变凉，然后三扒两下胡乱塞下肚去；修芭则捧着盘子占据客厅，或边吃边看电视里的球赛，或捏着一堆彩色铅笔校对文件。

到了晚间某个时辰，她会去看看他。他一听见她走近，赶忙收起小说开始打字。她手搭上他的肩，同他一起朝发蓝光的

电脑荧屏看。“别太辛苦。”看了一两分钟她便说，然后掉头去睡了。一天里她只去找他这么一次，还令他胆战心惊。他明白，她也是强迫自己进书房的。她的视线会逗留在书房的墙壁上。去年夏天他俩一块儿装饰过这间屋，沿墙贴上印有一队队敲锣打鼓的鸭子兔子的墙花。八月底，窗下又添置了一只樱桃木摇篮，一张供小孩换衣服和尿布用的绿把手小白桌，以及一把格子花坐垫的摇椅。接修芭出医院之前，苏库玛把它们通通拆掉了，他用锅铲子刮去了墙上的鸭子兔子。但不知为什么，苏库玛并不觉得这间屋子触动了他的心境，不像它对修芭那样。一月份，他不再去图书馆小隔间里看书写论文，便有意把他的书桌搬进这间屋来，一是这儿给他某种安慰，再是修芭躲着这间屋。

\* \* \*

苏库玛走向厨房，打开一个个抽屉。他想从满抽屉东西里找出一支蜡烛：剪刀、打蛋器、搅拌棒，还有修芭从加尔各答集市上搜罗来的研钵和杵子——那时她常做饭，就用这东西研磨大蒜、丁香和豆蔻。他找到一把手电，不过没电池，又找

到半盒生日蜡烛。去年五月，修芭为他的生日办了个惊喜聚会。一百二十位宾客人头簇簇挤在家里；而现在他俩有意回避着这些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那天白葡萄酒冰镇在浮满冰块的浴缸里。已五个月身孕的修芭手执马丁尼杯子喝着姜汁汽水。她特地烘焙了一只奶油香草生日蛋糕，浇上蛋霜、做了糖拉丝。整个晚上在宾客中间穿梭时，她的手指一直缠住他修长的手指。

自从九月份以来，他们俩唯一的客人便是修芭的母亲。修芭出院后，母亲从亚利桑那赶来，住了两个月。她给他们烧菜做饭，洗衣叠衣，自己开车去超市。她是位笃信宗教的妇女。在客房床头柜上，她布置了一座小神龛，镜框里嵌着淡紫容颜的女神，边上供一盘金盏花瓣。她一天祷告两次，祈求上苍保佑，将来赐给她健康的外孙外孙女。她对苏库玛客气但不亲热。她以在百货大楼工作的娴熟折叠苏库玛的毛衣，替苏库玛缝上他冬大衣缺掉的扣子，甚至还替他打了一条米褐相间的厚围巾，她把围巾送给他，不当什么事，就像是他掉了围巾而没留意似的。她跟他闭口不谈修芭；一天他说起婴儿的夭亡，她从打毛线的专注中抬起头，道：“那时你都不在那儿。”

苏库玛觉得意外，屋里上上下下居然找不到一支像样的蜡



烛，修芭居然没为这类常规的应急需要做准备。无奈，只好找个能安插生日蜡烛的东西，他看中了一盆平时搁在水池上方窗台上的常春藤盆栽。可是，常春藤和水龙头虽然近在咫尺，泥土却干硬得插不进蜡烛，他得先洒些水。他把厨房饭桌上的信札和图书馆借来还未翻过的书推到一边。他想起他俩在这饭桌上一起吃最初几顿饭的情景，那时他们为彼此的结合、为终于能在一个屋檐下休戚与共而醉迷，他记得他们只是痴痴地摸索对方，急于做爱，连吃饭都不顾。苏库玛在餐桌上放了两张绣花垫子，那是住在勒克瑙的叔叔送的新婚礼物。他又摆上了通常请客用的餐盘和酒杯。他把常春藤盆栽置于餐桌中央，十枚生日小蜡烛烘托着星状白边的叶子。苏库玛打开收音机，调到爵士台。

“这是怎么回事儿？”修芭从楼梯上下来，一条厚厚的白毛巾裹着她的头发。她松下毛巾，搭在椅子上，湿乎乎的黑发披肩而下。她手指梳理着几绺打结的头发，漫不经心地踱向灶台边。她换上了干净的运动裤、T恤衫和绒布袍。她现在又腹部平坦、细腰婀娜了。袍带在她腰间松松打了个结。

快到八点了。苏库玛将米饭端上桌，又把前一天剩下的小扁豆放进微波炉，定好时间。